在现场

回 家

□ 恽甫铭

上海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，李大钊、邓中夏、瞿秋白、蔡和森、张太雷、恽代英、任弼时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李硕勋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。10月的上大风景秀丽，我们一行代表亲人恽代英烈士“回家”——向母校捐赠《恽代英全集》和重要的文献音像资料，以及历史油画《恽代英在“五卅”》。

年轻的读者有所不知，在上世纪20年代，上海曾有一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“上海大学”，云集了一大批进步师生，留下了“文有上大、武有黄埔”“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，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”的盛誉。

恽代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中，在上海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的一位。1923年8月，他到上海大学任教，在这里，广泛开展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工作。他言传身教，操场上、走廊里、宿舍内，都能看到恽代英与青年学子一同激扬文字、针砭时弊、畅谈理想的身影。在这里，他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，撰写时论、编辑进步刊物，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本质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实质，并组织领导广大工人、学生开展了著名的“五卅”运动。恽代英出色的演讲水平，以及很强的组织能力，赢得了革命师生的拥戴。他在上海大学所写的理论文章，以及在领导“五卅”运动的著名演讲，都收录在300万字的《恽代英全集》（共9卷）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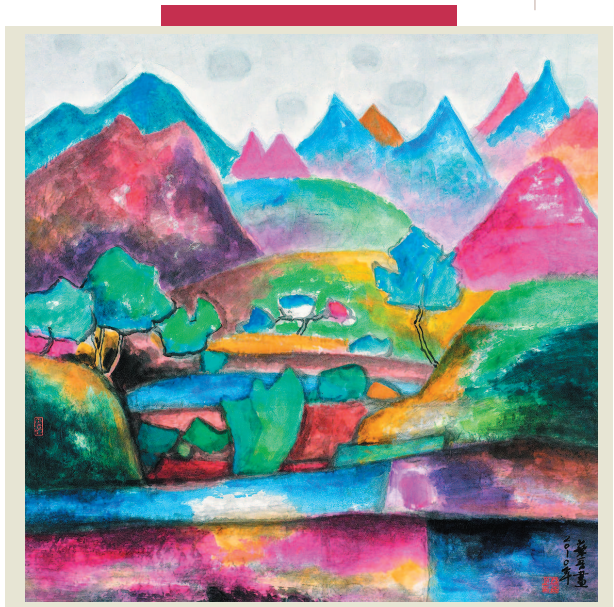
《恽代英全集》及史料书画捐赠仪式在飘着浓浓书香的钱伟长图书馆进行，学校领导和社会学系的师生代表，见证了恽代英烈士后人的义举。历史与现实的交错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

编纂《恽代英全集》，是恽代英夫人沈葆英的遗愿，也是儿子恽希仲的强烈愿望。为此，恽代英思想研究学者、著名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良明，为收集、编辑、校注这套文献倾注了全部心血。恽代英的堂弟、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、著名的肖像画家恽圻苍教授，曾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创作了巨幅历史油画《恽代英在“五卅”》，还原了恽代英上海大学慷慨演讲的历史场景。这次他请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将原作高仿后捐赠给上海大学，了却了对上海大学的敬仰之情。堂孙恽铭庆为出版《恽代英全集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，他与中宣部、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一起，开展对恽代英烈士的史料搜集、整理、研究工作；随后，又参与《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》暨《恽代英全集》以及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编》等国家重要编撰任务的有关工作。这次，他将有关重要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文字音像资料收集整理，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大学。

恽代英的孙女恽梅和恽清深情地对师生们说：“我们代表爷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家，向上海大学捐赠《恽代英全集》以及重要的文字音像资料和历史油画，向他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母校汇报；也代表奶奶沈葆英和父亲恽希仲，对上海大学致以崇高的敬礼！感谢爷爷曾经战斗过的上海大学！”

捐赠仪式后，学校领导陪同我们参观了校史馆以及溯园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在历届学校党委领导下，“寻访历史坐标和红色文化印记，承继上海大学的红色基因，宣扬革命先辈的意志与精神，让上海大学成为培养红色接班人的摇篮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已经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愿望和实际行动。

昔日先驱创办红色学府，今朝后人传承红色基因。我们无上荣光。



山谷放彩（现代中国画）　蔡兵 作

□ 赵全国

棒棒糖旧事

老了，可一想起棒棒糖我还有种亲切感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带着根小棒的水果糖，是孩童食品。我认为棒棒糖的诞生就是为了便于儿童吮吸。一颗糖塞在小嘴里会显得很大，长时间搅动口腔会不舒服，如果吐出来过一会再吃，又不卫生，于是棒棒糖应运而生。它不用一直含在嘴里，所以个头比一般的水果糖稍大些。我的同龄人可能早已失去了系着围兜吃棒棒糖的记忆，我稍强些，因为在我青年时期还有个关于棒棒糖记忆的驿站——在我20多岁时碰巧吃过一根棒棒糖，是在大山的褶皱里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在山村务农。村里有个小卖部，“部长”是河生聋牯。货架上商品很少，只有几样农家最常用的物件。知青们很久没零食吃只觉得嘴里无味，可是在小卖部只有“谷箩饼”——一种劣质糕饼，还要粮票。

那日收工路上，听两个小娃子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，显得很兴奋。一个说：“小卖部新到了一种糖子，顶价古怪，带着根细细的棍。”另一个叹口气：“唉，有棍没棍，哪有钱买？”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他们说的是久违了的棒棒糖，可没想到在山沟里也有卖棒棒糖。“部长”也与时俱进了？我准备晚上去光顾。

吃罢晚饭，我们还没离开厨房，小韩就抢先买来了棒棒糖。她捏着小棍的末端，几根棒棒糖呈扇形展开。她笑嘻嘻地说：“人人有份。”说着像幼稚园老师似地把糖分给在座各位。我学着儿时的方式，把糖塞进嘴里吮吸一会，又抽出来，如是再三。口中淡久了，棒棒糖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味觉享受。小伙子和大姑娘的年龄霎时都减去了20来岁，回到了“排排坐、吃果果”的幼稚园。又感觉糖好像变小了，再一想便莞尔：糖没变小，是人大了嘴也大了。更何况当时劳动强度忒大，食量也大，我们的饭碗个个像小脸盆，嘴还小得了？

早忘了棒棒糖的价钱，肯定不到一毛钱。我们纷纷掏钱，小韩说：“这几分钱的客我还请得起。”于是我们领情，不再争。那时钱很值钱，几分钱的概念跟现在大大不同。

离山村吃棒棒糖又过去40多年了，我一想起还欠小韩一根棒棒糖就觉得很有趣。忽然有个念头：我们吃糖舌头搅动不利索了，不如吃棒棒糖。这样不仅能克服吃糖的不便，更能找回一点童年与青年的回忆。小字辈若见了古稀老人们吃棒棒糖时那返老还童的模样准会发笑，就随他们去笑吧。

父亲母亲

母亲的钩针

□ 吴晓明

年少时因为家穷，除了过年，我们平时很少能吃上肉，烧菜甚至连油都舍不得多放。同时让父母亲头疼的是，我高中毕业后要回乡务农。回乡务农，首当其冲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要建房子，就要用钱。

为了能给这个家增加一点收入，母亲不管什么时候，每天晚上，忙完家务后，都雷打不动地坐在灯下，轻轻地飞舞着手中纤细的钩针。千千线万万针，缠过来又绕过去。五彩斑斓的马甲、短袖、长袖、披肩、小包、帽子等钩针工艺品，从母亲的巧手中诞生，但它们的价格太低廉，所挣来的收入，别说用于建房，就连支付家庭生活的基本开支都难以满足。

要强的母亲，常常对我们说：“虽然人是苦了点，累了点，但多挣一分钱就会给家庭减轻一分压力！”可操劳过度的母亲，身体却越来越差。

后来我慢慢懂了。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心劲儿”。母亲用那枚不起眼的钩针，“白加黑”地钩啊织啊，在与病魔的博弈和时间的赛跑之中，1977年，终于凑足了建房用钱。

而今母亲不在了，那枚钩针还在。每当我凝视它，心头涌上的那种痛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。

不一般的“四大金刚”

□ 丁汀

“黄金周”期间，自驾1200公里环千岛湖游途中识得梅城一家正宗的“四大金刚”早餐店。

据传，梅城镇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，古称睦州、严州。史上诸多文人骚客来过并留下不少精彩诗文，如唐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一诗：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

这家晚市做烧烤、上午做大饼油条豆浆的早餐店，坐落在梅城镇中心的一条马路边，老远就看见一堆人围着烘大饼的炉子和煎油条的锅子，诱人的饼香和油烟气息随风飘来，凭直觉，这是一家正宗的“四大金刚”早餐店。

早就知道浙江天台、仙居、建德一带的人做“四大金刚”很出色，来上海租店面的也不少。浙江人做“四大金刚”赚钱，并非运道好，着实是靠上乘的手艺所得：炭烘炉大饼外层焦香，内里酥软，甜是甜，咸是咸；圆形甜大饼，长方形咸大饼，一目了然；配上现炸油条，一杯现做咸豆浆，像煞又吃到了老底子的味道。

然而，眼下这家店不仅“四大金刚”做得好，服务细节着实令我感叹（至少在上海的同类店里看不到）：煮豆浆的师傅不让食客自己端装满滚烫豆浆的碗，而是叫你坐在位子上。然后，他左手拿一只放了葱花、酱油等调料的蓝边大碗，右手持一把盛满热豆浆的大汤勺，当着你的面将豆浆注入碗里。但见这碗酱色颇重的咸豆浆，豆花绵密、豆香浓郁，迫不及待尝一口：就是老底子的咸浆味，好爽。所憾，这样味道的咸豆浆目前在上海几乎罕见。咸浆正宗，服务到位子，且不厌其烦，每一位点豆浆的食客，师傅都这么做。

这个服务细节之所以令我感慨的原因是对比，上海的“四大金刚”早餐店遍布大街小巷，但做成品牌老店的不多。究其原因有三：首先，大饼用电炉烤了，不仅失去了传统炭烤炉的焦香气，亦因加热方式的异变，大饼的酥软度大不如前。假如是出于环保之故，那么，炸油条的油烟是否也应属消灭范畴？建议恢复使用无烟炭烤炉烘大饼，既保持了传统大饼的风味，又符合环保要求。其次，目前上海的咸豆浆为啥做不出传统风味？名曰咸豆浆，实则不入味，豆花粗糙而无规则，调味料不能与豆浆交融，失去了传统味道（是否该去学学人家的配方？），不少店铺索性以豆花代之，令人哭笑不得。再则，沪地堂吃“四大金刚”，恐怕享受不到豆浆到你桌上冲的服务吧。

所以，寻找产品和服务的距离，赶上去并保持，这才是沪地“四大金刚”早餐业的务实之举。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／国外发行代号D694／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／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3100020050030／社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／邮编：200041／总机：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：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，在国内外7个印点同时开印／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金桥、上海界龙／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／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南非、匈牙利、新西兰、罗马尼亚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阿联酋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　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